

杨争光文集



卷·陆

短篇小说卷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杨争光文集

短篇小说卷

卷·陆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争光文集. 短篇小说卷 / 杨争光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507-0550-0

I. ①杨… II. ①杨… III. ①杨争光—文集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4314号

杨争光文集. 短篇小说卷

Yangzhengguang Wenji. Duanpian Xiaoshuojuan

出品人: 尹昌龙

责任编辑: 涂 俏

责任校对: 李小梅 徐起先

责任技编: 蔡梅琴 梁立新

排版制作: 花季雨季

封面篆刻: 李松璋

装帧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排版制作: 深圳市花季雨季杂志社有限公司 Tel: 0755-83526403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8.5

字 数: 370千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

定 价: 55.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 录

从沙坪镇到顶天崩	1
鬼地上的月光	9
石头	17
镇长	25
干旱的日子	33
高坎的儿子	43
老钱	53
石匠三娃	63
那棵树	71
牡丹台的风	79
伙伴	89
打糜子的	101
狗狗	109
正午	119
盖佬	127
蛾变	135
金华饭店	145
叛徒刘法郎	155
干沟	165
刘感的故事	185
麦正他们	189

洼牢的大大	199
他好像听到了一声狗叫	207
耳林和马连道的笑模样	217
连头	227
万天斗	235
光滑的和粗糙的木橛子	245
滋润	255
多巧	265
黑俊	277
板兰她爸罗莫的最后一天	287
罗过	297
死刑犯	307
两层小楼	317
我的邻居	331
哀乐与情结	343
爆炸事件	355
蓝鱼儿	367
代表	379
马自达先生的简历及其他	389
公羊串门	397
上吊的苍蝇和下棋的王八蛋	417
谢尔盖的遗憾	427
高潮	437
作者致谢	445

从沙坪镇到顶天峁

集市从下午两点开始就散了。没两袋烟的工夫，赶集的人就珠子一样，滚进方圆几十里的十几个稍沟。街道上空落落的。收购站门前的石头上坐着三个老头，表情淡漠地说着什么。几条狗在街上大模大样地走来走去。风从西街口灌进来，溜过街道。街道的尽头是一所学校，没有围墙，一棵槐树上吊着一个铁片，上下课当铃敲。学校的旁边是一家逢集才开业的食堂。

那个提着纸包包的汉子就是从食堂里出来的。他拐进学校，时间不长，又从学校里出来了，背上多了一个铺盖卷。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相跟着。石头上的三个老头儿一直仰着脖子，看着他们走过来，下了街口的土坡。

当他们登上一个高坡的时候，沙坪镇就变成了一个空火柴盒子，一无声响地被丢弃在山梁的阴影里，两根指头就能把它捏碎。

看不见人影，看不见树影，也没有庄稼，满眼都是山梁、山坡。坡上有一些梯田，秋收后留下的玉米根直乎乎对着天空。山顶上是种小麦的土地，光秃秃的，像一顶顶贫瘠的帽子。太阳还有一阵才能跌进不知哪一架山梁的背后。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那些帽子金灿灿的，赤裸裸地袒露着，让人寒心。背阴处长着些草一样的东西，已经干枯了，像一片又一片垢甲。

那个汉子眯着眼睛，望了望挂在天空的太阳。

“走小路。”他说。

小孩没有说话，也没有看那个汉子，只跟着他，走上了一条通向拐沟的小路。风从沟里蹿出来，有点冷。

这条路只能通向顶天崮。那是这个镇所辖最西边的一个村子，

三十多里。路不时地在拐弯的地方消失，又在远处爬起来。就是这样的路。

“你说你给我送馍，不让我回家，你又不了。”小孩说，“念不好书我不管。”

汉子不说话，好像没听见小孩的话。

“我真不愿意跟你回去。”小孩说。

“你妈想你。”汉子说。

“妈好点吗？”小孩的头并没有歪过来，只盯着路面。

“她说她想你。”

“看了妈，我再来学校。”

“……”

小孩歪过头，看了看汉子的脸。他什么也没看出来，就不再言语了，顺脚把一块石子踢进沟底。

他们又看见太阳了。

“太阳真耀眼。”小孩说。对面的崖畔上有一些蒿草一样的东西，不是树，也许是些不能活的小树。

小孩没什么事可想，就看着那些东西，看着几株高一点的，看什么时候能把它们转到背后去。

“这路真难走。我都不想走了。”他说。

“这路近。”

“这么多沟。我都讨厌沟了，这么多。”

“水冲的。”

“我就不信。”

“一天一天冲的。”

“我就不信。”

孩子仰头看着那些山梁，层层叠叠的，都是这样的山梁。

“你说不让我回家，你又不了。”孩子说。

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溜浑浊的歌声，只唱了两句就停住了：

来了来了又来了，
对面壕壕下来了——吆喝！

他们走了好长一阵，才看见是个拦牛的，看不清模样，只有头上的白羊肚手巾很显眼。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鞭，在坡上转悠着。他好像看了他们一眼，又转过去，唱了两句：

来了来了又来了，
清水河里过来了——吆喝！

每一次都不唱完，两句后边一定有个吆喝牛的动作，似乎那个歌儿就应该这么唱。曲调很简单，也只有两句，不停地反复，可他唱得很特别，速度很慢，发声的部位不在喉咙，比喉咙低一点，声音就是从那里拱出来的，出口以后，又被干巴巴的风撕成了长短宽窄不齐的破布条，显得吃力而沙哑，使他的歌声带上了一种说不出是奔放还是拘谨，是凄凉还是悲壮的味道。歌声使一贫如洗的天空和一眼望不透的山包子显得更加单调、寂寥。歌声虽然沙哑，却传得很远：

来了来了又来了
花花大门进来了——吆喝！

“爸，他唱歌呢。”小孩说。

“拦牛的。”

“他唱的什么？”

“酸曲。”

“酸曲是什么？”

“胡编的。”

“他怎么老唱？”

“心里恹惶。”

“唱歌了，心里就恹惶？”

“就恹惶。”

“唱歌的人都恹惶？”

“都恹惶。”

孩子不做声了。转过一个弯，又看见那个唱歌的人。他还在唱，沙哑的歌声像撕碎的布条，在干冷的空气里摇来摆去，落在沟岔里，沉下去了，四周冷冰冰的。

“我真不想跟你回去。你说你给我送馍的。”孩子说。

“我说了，你妈想你。”汉子说。

他们已经走到沟底了。两面都是山，天似乎暗了下来，太阳光只能照在最上边的山包顶上。风偶尔拨弄一下沟坡上的干草，一条小河向深沟里流过去。小路被河水拦了一下，又向对面的高处伸去。

“我本来就不想走这条路，你硬走，都怪你。”

“歇歇吧。”汉子说。他放下铺盖卷，靠着崖畔站住。小孩站在他的旁边。汉子坐在铺盖卷上，低头看着脚尖，想着什么。孩子站了一会，便跑到河水跟前，用手撩水花。一会儿，又走回来了。

“看你把我叫回去，人家本不想跟你回去。”孩子说。

汉子抬起来，看着孩子，拉住孩子的手。孩子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紧紧地盯着汉子那张粗糙的脸，脸背着光，更显得粗糙不

堪。

“三子，你成大人了。”汉子说。他把孩子拉过来，把孩子的头偎在他的胸膛上。

“你又喝酒了。”孩子说。

汉子不说话，用脸偎着孩子的脸。

“三子，你姐走了。”汉子说。

“走哪儿？”

“不知道……跟一个过路的男人走了。那个人在咱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你姐就跟他走了。”

“姐为什么要走？”

“……”

“你没挡？”

“没挡。”

“妈呢？”

“你妈也没挡。你妈哭了。”

小孩在汉子的怀中看着天。天好像一个大布包子，把下边的一切包得严严的。布包子出奇的蓝，连一丝儿风也挂不住。

“我听见你姐和那个人说话来。你姐找的人家。说了一个晚上，我都听见了。我睡着了，你妈摇我，我起来听。你姐和那个人在院子里。就这样走了，连窑也没回……你妈就病了，我给你妈抓药，也叫你回去。”

山包子上已没有太阳光了，阴影最先伸进那些凹进去的地方，那些地方就像被刀子砍过一样，坐上了一层厚甲。高高的崖畔不言不语地向沟底挤过来，再一看，它们又冰似的冻住了。山梁上的那些土地，已藏起了那种让人寒心的黄色。暮色把一切都掩盖起来，沟壑也罢，山坡也罢，都模糊不清了。

“山到什么地方了？”孩子仰着头，问。

“很远。”

“能翻出去么？”

“能吧。”

就这么，天真的黑了。沟里的风像带着指甲，在他们的脸上划来划去。他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汉子站起来，重新把铺盖卷搭在肩膀上。那实在算不上铺盖卷。

“天黑了。”他说。

“我就不想跟你回去。你说过，你又不了。”小孩的声音很委屈，但他还是跟着汉子走。他们走过沟底那条不知名的河水，开始爬沟，沟里能看清的只有这条弯曲的路。

他们听到了一声狗叫。

“咱庄上的狗。”孩子说。

他们又看见了几团灯光。他们的脚步突然慢了。汉子打了一个寒噤。孩子害怕似的向汉子身边靠了靠，抓住汉子的后衣襟。

灯光看起来很近，其实，走起来还很得一阵。

原载于《中国》1986年第9期 《原》三篇

鬼地上的月光

窰宝让尿憋醒了，他把开花被子往外一掀，光着屁股坐在炕沿上，两只瘦脚在地上找鞋，找着了，就拖着出了窑门。窰宝夜里睡觉从来不提尿盆，冬天也不提，出了窑门就尿。现在是夏天，他就走远一点，站在硷畔跟前。月亮也光着屁股，夜很静，他抬起头，听见尿水冲了一条小沟，往硷畔下面流。

他打了个尿颤，抖了抖，转过身子，就看见窑门口的石头上坐着一个人。光屁股月亮明光光的，他看出是他的女儿窰瓜。窰瓜用手托着头，不声不响。那块石头长出了一截身子。窰宝脸上的皮抽了一下。

他拖着鞋从女儿身边走了过去。他先点煤油灯，再上炕穿衣服，然后，从连炕的锅台上取来旱烟筒，盘腿坐在炕上。他把烟锅头在锅台上磕了两下，女儿就进来了。

窰瓜半个屁股挨在炕沿上，她不看窰宝。窰宝的旱烟筒“呼噜”完了一锅，还没听见窰瓜说话。窰宝又装了一锅，烟筒僵硬地往上翘着，那意思好像说，你要坐就坐着，一直坐到大天亮。可是——

“他死了。”窰瓜说。

窰宝脸上的皮又抽了一下。烟筒像软了，险些掉了下来，可很快又翘起来。

“他跟我到鬼地，我用石头敲了他一下，敲到脑门上了，他就倒了，可能是死了。”窰瓜说，“我走的时候，他还没有起来，是我把他敲死的。”她说。

窰瓜好像听见“嗖”的一声。窰宝的拦羊鞭挂在窑门背后，鞭

梢儿顺着窑壁悄悄溜下来。她知道那根鞭梢从耳边掠过的时候就这么响。她感到脊背上有一块肉跳了一下，其实，什么也没有动，煤油灯爆了一声火花，窑壁上的鞭影扭了扭。

窦宝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窦瓜从沙坪镇上回来，天已黑了。她什么事也没办。她一去就碰上了柴老师。他和她说了几句话，她心里就不好受了。她坐在川道向拐沟的弯处，看着赶集的人一个一个走过去，走得不见人影了，走得剩一条干黄干黄的路了，她才往回走。

莽莽在窑里等她，一抱搂住她，往炕上搂。她往莽莽脸上唾了一口。莽莽松开胳膊，用手背抹净脸上的唾沫，看她，诡秘地对她笑笑，就一个人上炕脱衣服，脱得光光的，朝被窝里缩了进去。

她心里难受，就唾了莽莽一口。

最后，她就到这儿来了。

都把这儿叫鬼地。没人到这儿来，晚上更没人到这儿来。这块地从来不长庄稼，一根草也不长。这儿是一片红土，其他地方都是黄土，就这儿是一色的红土，所以叫鬼地。

她常来这儿，都是晚上。

今晚，鬼地上蒙着一层月亮。红红的土上蒙着一层月亮。她坐在鬼地的边上，她一个人，一棵草也没有。

“兰英，”柴老师从那边走过来，喊她。

兰英是她念书时用的名字。

“兰英，你也来了。”柴老师说。

“柴老师。”她说。

“兰英你好么？”

她记得她笑了一下。柴老师说：

“泉茂回来了。你还记得泉茂么？他去年考上中专了，回来过暑假。你看看他去。他来我这儿，问到你。你俩都是咱班上的尖